

世界著名海洋记事集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atmospheric painting. On the right, a lighthouse with a red flag on top stands on a rocky outcrop. To its left, a large, turbulent mass of orange and yellow smoke or fire billows upwards. In the upper left, a small, dark ship is visible on the horizon. The overall mood is dramatic and ominous.

气象情报的价值

世界著名海洋纪事

气象情报的价值

〔苏〕 济·卡涅夫斯基 著
王秉钦 王 易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1985 年 · 北京

内 容 提 要

作者济·卡涅夫斯基曾是一位极地地理学家。他在本书中讲述了天气预报的意义和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在北极所起的作用；叙述了气象情报和冰情情报在当时所具有的价值；还描述了苏联极地地理学家们和丹麦武装力量的英雄们同德国秘密气象站进行斗争的情况。

Зинск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невский

ЦЕНА ПРОГНОЗА

ГИДРОМЕТЕОИЗДАТ • ЛЕНИНГРАД • 1976

气象情报的价值

世界著名海洋纪事

〔苏〕 济·卡涅夫斯基 著

王秉钦 王 易 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frac{1}{2}$ 字数 100 千字

1985 年 5 月第一版 198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统一书号：13193·0358 定价：0.67 元

译 者 的 话

德国海军上将鲁格曾说过：“气象情报具有‘特种武器’的价值。”

气象可以作为武器吗？古今中外不少战例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三国演义》里，人们一定会记得这样几句诗：

“七星坛上卧龙登，一夜东风江水腾；
不是孔明施妙计，周郎安得逞才能。”

这首诗讲的是诸葛亮利用天时掌握气象规律，巧借东风火烧曹操战船的故事。

在近代战争史上，这种由于气象原因，胜利和失败的战例也为数不少。

1794年的冬天，法国发兵进犯荷兰。众所周知，荷兰是一个有名的多沼泽国家。湖泊、沟渠，纵横交错，军队不易大规模深入。恰巧此时，来了一场大寒潮。几天的工夫，一下子把一个沼泽国变成了一片冰冻的世界。荷兰的大小船只被冻结在河里，动弹不得。而法军的战车如鱼得水，象走平地一样长驱直入，几周之内就踏遍了整个荷兰。

在太平洋战争的“中途岛海战”中，美国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群起飞，飞往高空云中，利用云层这天然屏障的掩护，悄悄逼近日本舰队，出其不意发起进攻，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就炸沉了日本的航空母舰“赤诚”号、“加贺”号和“苍龙”号，使山本五十六多年苦心经营的“海上轻骑”惨遭破产。

1916年3月，英国巡洋舰“克利奥佩特”号与德国的一艘驱逐舰遭遇，由于那天刮起风暴，风卷巨浪，舰艇剧烈摆动，巡洋舰无法使用自己的重炮，驱逐舰也无法使用自己的鱼雷，最后，英国被迫用自己的巡洋舰去撞击德国的驱逐舰，才结束了这场海战。

.....

这些战例说明天气与作战密切相关，奥妙无穷。交战双方，谁能多谋善断，巧用天时、地利，谁就有可能取得胜利。

那么，如何获得气象情报呢？本书第一部分《为数字而战》就真实生动地记述了苏联和德国双方在北极展开气象之战的情况，同时记述了苏联极地水文气象人员、极地飞行员等为获取气象情报而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故事生动感人，令人惊羡！

本书第二部分《格陵兰巡逻队》记述了发生在格陵兰岛上的一段真实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几个爱斯基摩人（即因纽特人），书中有许多细节，不易理解。为方便读者阅读，这里就格陵兰岛和爱斯基摩人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格陵兰岛是世界上第一大岛，面积约有六个日本大，但人口却连五万也不到，主要居住着爱斯基摩人。全岛有五分之四在北极圈内，气候酷寒，暴风雪频繁，全境有84%的面积为厚冰所覆盖。

爱斯基摩人肤色棕黄，宽面孔，高颧骨。极端恶劣的极地气候，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使爱斯基摩人的生理特征和性

格、行为已经和其他人形成了一些明显的差别。他们眼裂小，可以少受雪地光线反射的刺激，他们的鼻子高而呈鹰钩形，呼吸时空气可以回旋而变暖；他们身材较矮，皮下脂肪厚，抗寒能力强。

爱斯基摩一词的本意是“吃生肉者”。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拿生肉当美味。生理研究证明，爱斯基摩人体内缺乏用于生产基本营养物质——脂肪酸的酶，为了获取这一有机物，他们必须食用肉类。靠近海边的爱斯基摩人食用海象、海豹、鱼；内陆而居的则捕杀驯鹿、麝牛、兔、狐等。他们都爱吃生肉。由于成年累月咬嚼生肉，他们练就了满口的好牙齿；由于肉吃得多，他们的皮下脂肪相当厚，热量释放得多，所以不怕冷。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们可以躺在地上安然入睡，任凭飘落的雪花在他们外露的皮肤上慢慢融化。

爱斯基摩人穿的衣服全是毛皮，内衣松软，绒毛朝里；外套为风雪大衣。他们脚上穿的是鹿皮软鞋或者滑雪靴。

爱斯基摩人居住很分散，通常只是几户人家自愿结伴相聚。这主要是因为难以找到食物来源，人一多就会挨饿。

爱斯基摩人对北极的野兽颇有研究，狩猎技术堪称绝佳。他们唯一的家畜是狗，既可用于出猎，又可帮助运输。他们的交通工具便是狗拉雪橇和兽皮船。

爱斯基摩人被称为世界上永不发怒的人。有些科学家认为，这与气候有关。寒冷和漫长的极夜把他们堵在室内。他们生活需求低，向自然应战的任务重，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同情、友谊和合作，而不是发怒和争吵，这也是他们沉静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想和外界人打交道，他们害怕白人的权力和财富，从来不愿意吐露真情。迄今为止，世人仍难以洞察他们

的内心世界。他们在近乎与世隔绝的情况下生活了数千年。他们一生辛劳，充满了吃苦精神！

读者有了这些对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性格的了解，再读起《格陵兰巡逻队》来就轻松多了。

关于本书的写作及其价值，在“作者的话”中和全国海军史委员会主席 E. M. 苏久莫夫为本书写的“跋”中已作了详尽的说明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以上选取的材料就只作为译者对本书所作的一点必要的注释吧！

译者

1983 年于天津

作 者 的 话

天气预报……我们是否想过，每一次预报——不管是及时的，还是过时的；是准确的，还是不应验的——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全心全意的自我献身精神，最大的干劲，极大的冒险，有时甚至要献出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战争年代预报的价值。

极地水文气象学家们所从事的这种充满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工作，同他们的同事们在波罗的海、黑海海域，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两岸，在高加索山区和太平洋沿岸，以及在难忘的拉多加“生命之路”上的工作一样，并未被广大读者所了解。可是，要知道，苏联气象侦察员们和陆、海、空三军携手并进，同法西斯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而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往往是和他们的预报分不开的。

在我们过去出版的书籍中，描写这些质朴而忘我的人们的工作的书籍是少见的，作者正是力求哪怕是部分地填补上这块“空白”。

作者本人从前是一位极地地理学家，曾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发生在极北地区、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北极地带、北大西洋的事件上。

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为什么在本书中很少谈到苏联地方舰队和航空兵部队在巴伦支海、白海、喀拉海，以及在科拉半岛沿岸地区的作战行动呢？为什么书中没描写

活动在北部地区的大型气象中心——如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的水文气象局，或者附属于北方舰队和白海舰队的气象站的活动呢？

答案只有一个：作者的任务不是描写战争年代北方水文气象勤务的历史。

本书简明扼要地讲述了部分科学家和气象工作者，海员和飞行员们所建树的英雄业绩；叙述了他们在粉碎法西斯的共同事业中所做出的个人贡献。至于谈到苏联武装力量在北方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几次主要战役，已经由极地战役的直接参加者——前北方舰队司令员 A. 戈洛夫科、前极西地区海战指挥员 A. 米涅耶夫及其他许多作者作了最权威的、生动的描述。

本书仅限于描述极地气象侦察员们所从事的极端朴实、充满生气而又是战争所必不可少的活动。作者在描述时牢记 A. 盖达尔的一句名言：“这本书不是描写战争，但是严酷而危险的事实并不亚于战争本身。”（当然，这句话是针对另外一本书说的。）

在我们中间，还生活着许多直接参加过三十年前战争的人们，他们在战争年代从事气象勤务：在“寂静的”气象所里工作，在极地气象站值勤，参加冰区上空的侦察飞行和科学考察船的航行。他们也是战斗员！

本书所描写的正是这些人们。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访问过下列人员：预报专家、气象学家 C. 阿维尔布赫、H. 别利亚科夫、**Л. 维捷利斯**，冰区水文侦察员 H. 沃利科夫，水文气象学家 A. 卡拉卡什，极区飞行员 M. 科兹洛夫，预报专家 O. 科莫娃，北部海区老战士、

气象学家 **Б. 克列麦尔**，预报员 **Н. 卢日娜**、**А. 彼得罗娃**，极区空军领航员 **А. 波戈索夫**，海军中将 **А. 鲁缅采夫**，苏联英雄、地理学博士 **М. 索莫夫**，前北极西部地区海战司令部副参谋长 **И. 斯托亚诺夫**，极区飞行员 **А. 斯特列利佐夫**，前国防委员会渡运特派员助理 **Е. 苏久莫夫**，水文气象仪器设计师、国家奖金获得者 **Л. 苏拉日斯基**，苏联英雄、科学院院士 **Е. 费多罗夫**，极区船长 **Ю. 赫列勃尼科**，预报员 **Н. 恰佩什娜**、**В. 切尔诺娃**，极区空军机械师 **В. 切钦**。这些同志回忆了自己和同事们(已牺牲的、幸存的)的事迹。他们的叙述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本书第一部分即以此为基础撰写而成。在此，作者向上述同志们谨致深深的谢意。

本书献给在战争年代工作在北极地区的“气象服务员”——侦察员和预测员，气象学家和水文学家，领航员、飞行员和海员们。永远纪念那些为捍卫苏联极地海区而献身的人们。

济·卡涅夫斯基

1976年

目 录

为数字而战·····	(1)
一、从预报职业谈起·····	(1)
二、气象之战·····	(5)
三、天气与来自西方的护航队·····	(13)
四、如何迎接运输船队·····	(19)
五、三次艰难的勤务·····	(31)
六、“西伯利亚科夫”号为何没来·····	(45)
七、最后两年·····	(55)
八、一次极区飞行·····	(73)
格陵兰巡逻队·····	(82)
序幕·····	(82)
一、不安宁的海湾·····	(83)
二、秘密预报员·····	(87)
三、何时何地·····	(93)
四、里捷尔中尉·····	(97)
五、袭击·····	(104)
六、“火与剑”·····	(109)
七、猎获“猎人”·····	(114)
八、马里乌斯·伊延先·····	(120)
尾声·····	(130)
跋·····	(131)

为数字而战

一、从预报职业谈起

“气象台预报，今天，晴——但可别忘穿雨鞋。”“四月一日——全世界预报员节万岁！”我们谁没听说过这类话！我们承认，有时在抱怨气象台预报时谁没说过这类话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与天气相关的事太多了。

庄稼的收割，飞机的起飞，海上去度假，四年一度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的日期，我们的感觉、情绪，甚至一项发明创造的成功——这一切都与天气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打开报纸，总要习惯地睁大眼睛寻找刊登在某个角落上的天气预报：“据水文气象中心站消息，明天，莫斯科地区……”

在世界上，象“气象服务员”——气象学家、预报员、水文学家、冰情调查家这样复杂的、但对人类又是这样必需的职业，并不太多。同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职业象天气预报职业这样遭受人们如此的嘲笑、挖苦和讽刺，得到如此刺人的绰号。好象人们的不快和忧愁都要由预报员来负责似的。人们对他们的工作提出种种要求，可是对人类活动的其他部门未必如此！有一位善写气象普及读物的作者Φ. 普费伊费尔曾敏锐地觉察到：“每天晚上，我们都要观看电视屏幕上的值班预报员，细心倾听明天的天气预报。可是，

假如我们也请求广播评论员预报出明天将要发生的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那他就会认为你这种请求不是开玩笑，就是一种无礼的行为。然而，要知道气象学家的任务是要预报出茫茫无际的宇宙空间将要发生的变化。这是极不简单的！”

是啊，何等的“不简单”啊！因为对于一个气象工作者来说，他头脑里需要装着全球的天气情况，要抓住它的特点，要掌握住海洋、陆地、雪山屋脊、热带平原、北极、南极以及赤道上的天气动态，而且还要掌握住环绕在这些地区的浩瀚的天空的天气动态。然而气象勤务的中心——水文气象站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陆地上，而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却是海洋！

可是，无论是设在岛屿上的疏稀的气象点，还是漫游在海洋上为数不多的气象船，都不能填满这个海洋气象的“缺口”。（诚然，今天在地球上空运行着许多气象卫星，许多气象火箭也相继飞入太空。但在三十年前的战争年代，这一切还都是不曾有的。）

天气情况的变化绝大部分发生在海洋上空，它犹如在一个庞大的、独特的“厨房”里“蒸熬”一样，绝不象有人在几十年前习惯认为的那样，只发生在一个什么北极或南极。不，复杂得多。假如，发生在热带纬度区（附带说明一句，今天对此研究甚少）的天气过程，对北半球的天气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仅在近几年才被查明。

人们对天气和预报方法的关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古代，起预报员作用的有时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人物，比如说，国家元首。例如，中国皇帝就被称为天子。除了他，谁也不能预知今天在这个“宇宙大厨房”里做的是什么菜，明天又是什么菜。普通的预报员——癸司负责编写预言，也就是现

在所说的长期预报。然后，以主要预报员——皇帝的名义公布于众。失败的预报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皇帝甚至可能失去皇位——连这般小事都不胜任的人占据如此重要高位有何用处！（前不久英国国会废除了对不应验的天气预报的拟定者处以死刑的陈旧法律。）

……十九世纪中叶发明电报机以后，出现了一门新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分支——天气学，即描述气象学（当时天气学被称为“气象电报学”）。现在，几乎从全世界收到的天气情报开始被画在一张天气图上，根据这张图可以详细研究世界各地总的天气情况，可以推测出近期的天气趋势。

如果说，现在人们对预报员还常常抱有怀疑的态度，那么可想而知，最初的预报员所做的预报会多么不被人们信任啊！

英国海军中将 P. 菲茨罗伊就是一例。他当时是著名的“比格利”号舰长。他为这门新兴学科进行了忘我的工作，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是菲茨罗伊从 1861 年起开始绘制所谓的“天气图”。尽管他知道当时连简单的，哪怕是及时的天气情报都很少，但他仍然努力研究一种提前预报的方法。特别是海员们和渔民们总是期待着他的飓风的通知，他的预报当时传到整个英国沿海一带的 100 多个点。当然，菲茨罗伊的预报远不是次次都能应验——当时，在整个大不列颠只有 11 个气象站。他的预报时常遭到他们的讥讽和无情的非议。1865 年 4 月 30 日，菲茨罗伊这位深受大家敬重的人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说，有一个苏格兰渔民的妻子听到菲茨罗伊死亡的恶噩，绝望地叹道：“现在还有谁来关心我们的丈夫啊？！”

……总之，人们需要预报，需要气象台发布的例行预报，

刊登预报的报纸成百万份地增加，电台一天内要广播好几次。今天，人们对预报的可靠性要求就更高了。近日的预报，准确性应达到 85%，而周、旬、月、季所谓的长期预报，自然准确性可以小些。要推测天气的无常变化，要在它变化前很长时间内作出准确预测，无疑是很不简单的。然而，预报员们的“命中率”常常超过他们的失败记录。而我们认为重视错误，消灭错误，这正是自己的义务。在这里，我们不仅完全忘记了摆在气象学家面前的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而且忘记了气象学家、天气侦察员本身。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过，他们为每一个数字、为天气图上的每一个标记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大概，“气象服务员”职业——这是一种唯一的既不能，也无权向这个令人头疼的天气妥协的职业。飞行员可以等待大雾过后再起飞；海员可以耐心等待劲风把连绵不断的坚冰融化后再出海；气候炎热的国家的居民可以只在早晚几个小时内工作；计划到南方疗养的疗养者们，可以从报上得知那里将有寒冷天气（感谢预报！）而立即改变计划去里加海滨。而只有气象学家们不能等待，不能随机应变。他们以天气为生，而且不管是什么天气，他们也不会开自己职业的玩笑，尽管不太准确。同时，他们还会怀着骄傲的心情重复三十年代发生的一则笑话：

“什么是地球上最后一次飓风？——这是一场天灾，到那时，一切生物将统统死亡，而在地球上只留下唯一的一个气象学家。他，无论如何不能死，因为需要有人记下这次飓风！”

而当战争爆发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战时还能顾得上天气吗？顾得上天气预报吗？比如，象 1941 年 6 月 22 日这样的日子提出这样的问题适用吗？……

二、气象之战

二十世纪的战争——这不仅是人和思想的战争，而且是技术、各种武器、仪器，其中包括气象仪器的战争。

战争导致各种水文气象装置、情报手段和通讯手段的不断改进。

战争明显地推动气象学、水文学、海洋学的发展，同时要求这些学科作出更多的贡献。空中的雾，地面上和高空的风，云的高度和密度，海浪的方向和高度，海洋水位的涨落，深水的流动，漂浮的冰，沉积物和暴风雪，水平能见度和垂直能见度（一句话，一切大气现象）——没有这些情报，飞行员和海员，炮兵和步兵就不能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记录这些现象，作出准确的预报，协助自己的作战部队——这就是气象服务站在近代战争中的头等任务。

军事气象学家——前线的、靠近前线的、后方的——要保证为部队提供“战前一分钟”的天气情报，同时还要保证提前预报。在厮杀的战场上，在毗连战场的陆地和水域地带，预报员们要保证为陆军和舰队提供日前气象综合报告，分析出对每种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气象细节。但是还要有一个总的预报。这个预报，象和平时一样，应由莫斯科当时的中央预报研究所汇总发布全国各地。在1941年6月22日以前，来自全苏和许多外国气象站的天气情报都汇集到这里。但是，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这样做已经不可能了。

世界分裂为两大交战阵营，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和平”天气了。一方是德国和它在欧洲的占领国；另一方是同盟国

联盟。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中立国。从战争一开始，气象勤务便成为一条战线，在这条战线上敌对国双方互相窃听气象情报，过去是普普通通的气象情报，一下变成了严格保守的真正的军事机密。

交战国双方严守自己的一切气象情报。从前，这些气象情报被译成电码发向天空，全世界气象站都能收到这些易懂的无字电码——每组五码的数字组。不管是莫斯科的气象台，还是柏林的气象台，预报员们都能毫不费力地把这些电码释译出来，并将现实的天气形势的指数标在地理图上。可是，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双方都发明了自己的密码。从此以后，要想把普通的天气通报译成正规的气象学语言，只有借助一些专门的、严格保密的表格才能做到。用这样加密的电码写成的气象情报，敌人是很难弄懂的。一旦发现有被敌人截听和破译之嫌，密码便立即改变。

交战国双方的“气象”状况是不同的。同盟国方面在所有的大洋，最主要的是大西洋和北冰洋布设有许多气象点。苏、美、英三国的预报人员收到来自欧、亚、美各洲极区海滨和许多岛屿的丰富情报，这些地区犹如一个大包围圈包围着整个北冰洋。而希特勒分子眼下只能指望设在有限的地区——欧洲占领国和德国本土上的气象站（尽管分布很密）收取情报。德国失去了最宝贵的资料——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气象情报。希特勒的预报人员由于气象情报极端缺乏简直要憋死了，只能“闭门造车”了。

须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上将 Φ. 鲁格说过，气象情报具有“特种武器”的价值！

从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一天起，我国的气象服务机构就开